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五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五二

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

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

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

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

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

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

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

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

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聲僧擬議

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

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

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粲粲星羅齊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

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

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

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

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

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鑷備叶露

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懣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

五二

二

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  
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  
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  
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  
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  
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  
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  
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  
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  
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鞍上生芝草

不是雲霧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為  
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  
柱本是木頭秤錘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  
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

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

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

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

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

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

五二

三

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  
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鐵功  
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  
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  
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

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  
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  
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  
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  
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  
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  
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  
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棲酒  
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  
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  
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  
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  
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  
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  
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  
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  
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  
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  
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  
堯舜力皦皦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  
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  
上堂皮膚脱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五二

五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  
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  
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櫛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鄜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  
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  
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  
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  
右

明州瑞巖石憲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  
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  
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  
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  
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  
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  
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  
線芒躋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  
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石二

六

微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  
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  
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  
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  
色含煙春光迴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  
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  
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  
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  
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  
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

五二

七

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齋天淨洗於水輪宛  
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  
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  
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  
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  
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  
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形跡不留枯木寒  
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  
入鄜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  
來煙塢臥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  
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  
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  
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  
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躕擬議  
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  
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  
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

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  
無無問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  
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五二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  
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  
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  
師曰猴愁樓擻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  
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噓噓噓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跣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  
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  
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  
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  
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  
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  
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  
五二  
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  
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吐  
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  
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

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珽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涪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

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窓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睦州州纔見



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  
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  
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  
州開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  
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  
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  
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  
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  
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  
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頂上鐵枷何  
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  
便下座攔臂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  
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  
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  
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

五二

五二

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  
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  
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  
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  
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  
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  
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  
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  
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  
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  
可無益於人師乃  
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  
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  
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  
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  
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越口快亂問自

已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  
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  
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  
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  
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  
涉擬心即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  
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  
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  
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  
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  
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  
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  
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

五二

十二

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  
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  
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  
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  
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  
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  
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  
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  
惟尚饗僧來叅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  
落我袈裟圈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  
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  
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  
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叅尋知識決

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六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庾峰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棹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

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剗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

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  
石鷲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唆將去三  
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  
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  
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

五二

十四

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  
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開用切須在  
意珍重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  
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  
漢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  
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赴睦州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唇馬鬣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  
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  
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  
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  
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  
已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  
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  
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  
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  
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

五三

十五

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  
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  
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  
頭處遇著本色齧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  
入水相爲有可敲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  
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  
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  
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  
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  
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  
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  
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  
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  
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  
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

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  
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  
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  
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  
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  
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  
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  
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  
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  
次問米籬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  
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  
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  
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  
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  
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

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  
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  
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  
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  
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  
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裏有甚麼交  
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  
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  
汝且換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  
祖底道理看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  
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  
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梳以那箇爲差殊之  
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  
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  
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

五二

十七

自叅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  
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  
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  
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  
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  
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裡漢有甚麼  
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趁下上堂故知時運澆  
漓代千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  
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  
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  
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  
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聞  
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  
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  
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

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

五二

五二

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慕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殺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向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

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  
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踣跳  
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  
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螻吞大蟲  
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  
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  
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  
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  
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  
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  
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  
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  
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  
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  
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  
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  
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  
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  
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  
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  
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



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  
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關楔子如何是向上關楔子師曰東山西嶺  
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  
裏攏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  
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  
曰徑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背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啞啄機師曰  
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  
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  
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  
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

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  
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  
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  
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  
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  
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  
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  
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  
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  
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大師  
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  
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

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

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月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五二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

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瑄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瑄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箇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踣跳要

五二

五三

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

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

石三

二三四

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柳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

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  
 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  
 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  
 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  
 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  
 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  
 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  
 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  
 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  
 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  
 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  
 致奉勅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為  
 大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音釋

王 訖岳切音覺 徒谷切音 癆 移章切音  
 雙玉曰王 贖 漬滑也 癆 陽創癰也  
 款 乃 二俱依友切 哀上聲 今行船搖櫓夏  
 輒 克盍切音 各領切音 格下資四切  
 掩 輒 酒器也 酪 音漬鳥獸殘骨禮月令  
 埋 肯